

從

生死

教育看學校準備
德育工作

文·羅金容

一、從一個電話說起的故事

接到學生曉兒哭得死去活來的電話，告訴筆者，她患了晚期肝癌的母親正處彌留之際。

她不停地大聲嚷著：“媽媽快要死了！老師，請您幫……幫我……”筆者被她突然而來的請求，自己從未有過處理這樣事情的經驗，心中有點慌亂，只好問她：“媽媽現時的狀況怎樣？”她抽抽噎噎地回應：“媽媽好像有點迷糊，有時清醒、有時大叫、有時睡覺……老師，我想你幫我，怎樣可以幫媽媽舒服一點，媽媽的氣斷不了，不知怎麼辦才好？”

筆者想到早前與曉兒的媽媽見過面，也和她談過她的病情，知道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兩個女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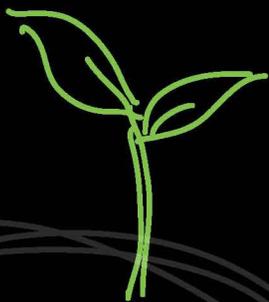
於是，筆者嘗試仿效生命教育教材《生死一瞬間》影片中劇情的處理手法，對曉兒說：“你坐在媽媽床邊，不要哭著說話使她聽不清楚；輕聲細語對媽媽說一些話，告訴媽媽你這一生很感謝她做了你的母親，同時你亦很高興做了她的女兒；感謝她十月懷胎和多年來



照顧著一家人，即使她離開了，一家人都會永遠惦記她、懷念她；又告訴媽媽自己一切已有心理準備，大家都會好好照顧自己，特別會關愛妹妹曉詩，請媽媽不要操心；還告訴媽媽每個生命都會死亡，來日大家都會經歷，說不定屆時可在天國重逢，今天她只是先行一步罷了。”筆者還叮囑曉兒向媽媽訴說時，語調要祥和，語言要清晰，情緒要穩定……。

一個多小時後，曉兒致電筆者，話筒傳來曉兒輕鬆的語氣：“老師，剛才我按照你教我的說話，向媽媽訴說，她聽後好像釋懷了，不再呼叫，呼吸聲由深至淺，由淺至無……謝謝您，媽媽終於可以安詳地走了，讓我們一家安心。我們都很感謝您！”

這故事發生在前年的暑假，像這樣接受學生“悲情的謝意”，也是筆者從事教學工作二十多年的第一次。從曉兒的故事，能忍著母親彌留的悲傷，勇敢安慰母親，讓母親安心而去，也許與她曾在德育科上過生命教育有關，認識到生死是人生必經之路。經過此事後，筆者有感於對生命教育理論的認識和應用仍十分不足，尤其在死亡學方面，仍須努力學習。





二、從人生必經之路——“死亡”，認識“死亡學”

在西方把“死亡學”視為教育，根據維基百科2006，關於死亡的教育聚焦在死亡的人性及感性方面，雖然也會教到生理層面的知識，但主要是關於處理哀傷方面的方法。生死教育是那些在工作上需要接觸臨終及喪親的人的部分訓練課程，例如醫護人員；也包括對公眾的教育，通常是糾正人們對死亡及臨終的誤解，及鼓勵人們對這議題採取開放的態度。

人有生必有死：誕生，是歡欣的樂事；死亡，卻憂傷而可怕，因而也是中國人十分忌諱的事。但是，死亡是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不可迴避的：身邊的親友遭逢不測或餘生只剩下一小段日子；或遇上意外，突然離世；或寵物的死、同輩的死、意外天災人禍所造成大量的死亡；以至每個人自己身患頑疾而要面對死亡。

生命無常，死亡即使可怕，怎樣使死者安祥而去？怎樣面對周遭生命的離開、療癒心靈的創傷？以及處理悲傷的情緒等，很多研究心理輔導的學者研究到人的心理受到重創後，所留下後遺的傷害，有時更是無法癒合、難以估計。怎樣使生者的創傷減至最低？特別是思想尚未成熟的學生，一旦遇到上述的處境，不知如何是好？西方學者早已對死亡、臨終及喪親在社會、文化、心理及心靈方面的影響作出不同的研究，例如不同的紀念儀式及宗教禮節，有其“治療”作用。“死亡學”本是生命教育中的一門學科，而“生死教育”開始受到關注，並默默融入學校德育課程和學生輔導工作中。

三、美國死亡教育及輔導協會推動死亡教育

對於生死教育的研究，國際公認權威的專業組織是美國死亡教育及輔導協會“Association for Death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”，位於美國伊利諾州。該會始於1976年，由一群跨學科的教育工作者及臨床醫師組成的死亡教育及輔導論壇，經過多年，該組織已發展成備受國際尊重，推動生死教育及輔導死亡學之協會。因而，該會在臨終、死亡及喪親輔導工作中最具資歷的組織之一，會員包括教育工作者、心理學家、輔導員、護士、醫師、醫院及臨終安養院員工、精神科專業人士、神職人員、殯葬指導、社工、哲學家、社會學家、健康專業諮詢員、志工等，致力於推廣及促進關於臨終死亡及喪親輔導工作的研究、理論及實踐，其基本目標主要是協助專業人士、有需要接觸到生死教育及哀傷輔導的人員，提高其輔導的能力。

筆者與同事麥菊娜老師受教育暨青年局資助，於2008年4月底至5月初參加由該會主辦，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主題為：Global Mourning —— Death Among and Beyond Ourselves的研討會及工作坊。在數天的學習中，理解到“死亡學”所探討的問題，似乎經常為人所忽視；事實上，由疾病、臨終、死亡及喪親而產生的社會、文化、心理、法律、道德、心靈及精神上的重要議題，均與日常生活緊密聯繫，且

經常在生活中最難過的日子裡發生的，生死教育將有助向臨終及喪親的人提供支援，曉兒的故事正是一個典型例子。

我深信，生死教育有助於學校輔導人員深入探討死亡的意義，以及省觀個人對死亡的態度及恐懼，進而明白哀傷的過程及基本療癒之道，對有需要的學生作出支援，幫助讓學生學會面對親人死亡時，懂得如何解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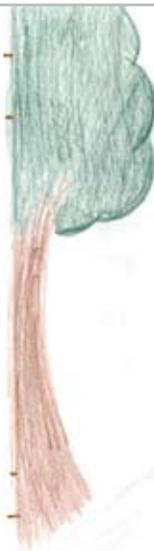
四、透過生命教育滲入死亡教育的學校德育課程

誠如上述所言，中國人對死亡的忌諱，倘若把生死教育融入學校德育課程中，又或者教師的教學設計不適切，對學校、學生、家長會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誤會、甚至傷害。事實上，日常生活中不快樂的事情比比皆是，低落的情緒會影響一些心智不成熟的學生選擇自殺的傻事，令家長傷心欲絕，令周圍的人惋惜不已。

筆者在年前修讀生命教育課程後，嘗試在任教學校的初中階段德育課推行生命教育，內容大致是從“生”到“死”，簡述如下：

- 初中一年級，主要是認識生命有時限，學會珍惜生命，尊重生命，以及如何善度此生。
- 初中二年級，已牽涉到死亡，從寵物的死、同輩的死、到至親的死，如何面對周遭生命的離開，療癒心靈的創傷，以及處理悲傷的情緒等；要求每位學生自製生死教育童繪本作業，內容須與死亡相關。

堅強媽媽走了，她終於不用再
下來，休息一會，到此人生的另
一個旅程，而跟我們生活行
這一段份就是這裏一個句號，
離開我們了，但我們永遠都會
記著她的一切



1958 ~ 2006
Dorothy
enjoy your
life

3

- 初中三年級，延伸至面對自身的離世，如何能安然無悔，怎樣做到善別善終、遺愛人間；要求每位學生自立遺囑作業。
- 初中三年課程的實施過程中，筆者經常使用時事新聞作德育科教材，如“九一一”事件，恐怖襲擊，令人難忘；2003年SARS流行，學生都經歷過的時期，香港前線醫護人員的殉職，學生感受到生命可貴，但為救無數人的生命而犧牲自己生命的人更可敬；2004年的南亞大海嘯，保守估計已達十五萬之多，可謂百年來人類最大的自然災害；本年（2008年）四川省的汶川大地震，死亡似乎對學生而言十分遙遠，但無數同胞失去生命、失去親人、失去家園的傷痛是事實。這些事件，使很多學生都領會到“幸福不是必然的”，體會生命的可貴，學習尊重生命、關懷生命、珍愛生命。

自在德育課開展生命教育課程後，發覺學生更懂得與人分享，關愛同學、協同學解決問題，有需要的時候亦會主動求援；在校園中似乎有立竿見影的成效：學生懂得尊重生命、尊重他人的良好品格呈現在課堂上和生活中，同學間的爭執似乎也減少了。再者，從學生製作的童繪本，呈現了他們內心世界對生命關愛的一面，對人生的價值與意義有積極的信念。



【圖片說明】

1. 筆者(左)與同事麥菊娜老師(右)合照於ADEC研討會會場。
2. “死亡學初階”課程導師Sherry Schachter PhD, FT, (左2)。
3. 曉兒的作業(自製童繪本)其中一版,數月後其母真的離世了。
4. “死亡學初階”課程導師Madeline Lambrecht EdD, RN, FT, (左2) Linda Goldman, MSci(右2)。
5. 我們與台灣吳鳳技術學院紀潔芳教授在會場合照。

五、結語

德育為學校五育之首。學校需要關愛每位學生的成長,以及身、心、靈之全人發展,帶領學生認識生命,培養學生尊重生命及愛惜生命,從而探索生命的意義,展現生命的活力;而教師與學生之間更需要彼此欣賞、尊重、了解與接納。重視人本、關愛生命的學校才可以實施有生命力的德育工作!

必須承認一點的是:先要裝備好自己,才有能力助人。因此教育工作者、心理學家、輔導員、護士、醫師、安老院員工、神職人員、殯葬工作員、社工等,大凡有機會涉及臨終關懷、哀傷輔導、創傷治療等各個領域的工作人員,如果都能對生死教育有一定的認知,將能更好地助己助人。成年人尚且未必能夠“善待”死亡,何況心智尚未成熟的學子?作為教育基地的學校,前線教師先認識生死教育,調適自我,再將有關知識授予學生,以備突如其來的衝擊,一則可以幫助那些被“死亡”事件困擾的學生,協助他們盡快走出悲傷,二則可以“防患於未然”,在日常課堂中默默播種,有需要時自會開花結果。否則,“臨渴掘井”則為時太晚,亦會因著事發時的“波動”情緒而不能“接受”,終至創傷連連,甚或需要做更多補救工作。

死亡——看似遙不可及,但確實是每個生命必經的歷程;因此,生死教育與我們密不可分。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,無論是自己要面對的死亡,或是面對周遭家人、親友的死亡,甚或是天災人禍、透過新聞報導得知他人的死亡,我們都要學會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,懂得自我調適。誠然,我們無法控制生命的長度,但是我們可以控制生命的寬度,好好活在當下,善度每一天,珍惜眼前人生,擁抱蒼生! 

(作者為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中學德育及輔導教師)

【圖片來源】

由作者提供

生死教育

